

蕙风词话

辑注

况周颐 撰
屈兴国 辑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蕙风词话辑注/况周颐撰;屈兴国辑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10

ISBN 7-210-02200-7

I. 蕙… II. ①况…②屈… III. 词话-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004 号

蕙风词话辑注

况周颐撰 屈兴国辑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湖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1.875

字数:550 千 印数:1-3000 册

ISBN 7-210-02200-7/I·390 定价:42.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理论后于创作。有了词，才有了词的理论批评。

词，一名诗馀，正道出了它与诗歌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诗歌的鉴赏批评，主要是借助于诗话的样式。词学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顺其自然地出现了仿诗话而作的词话。

唐中叶登上文学舞台的词，五代时就有了评述，若从西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算起，可称得上是源远流长了。今存最早的词话，即使不将后人辑存的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计入，王灼的《碧鸡漫志》，离现在也已八百多年了。悠悠岁月，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近百部词话专著，这在唐圭璋先生辑录的《词话丛编》中，大体上得到反映。

通观《词话丛编》，对于前人在词学方面所作的探讨，其范围之广泛，目光之犀利，议论之精辟，予后人以莫大之启迪。但也有未惬人意之处：忽视理论骨架的树立，如散珠委地；或者酸咸偏嗜，难免褒贬失当。只有少数几部词话，像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晚出而转精，奠定了词学理论批评的基础。

人们习惯上尊称为“清末三大词话”。

陈廷焯是借杜诗的沈郁风格来号令词坛的。在多种风格并存的百花园圃中，只准沈郁风格一枝独秀，所以人们以沈郁说来概括。王国维导入西方的哲学和文学观念，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产

生了境界说,开启了词学研究的新方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以其独特而精到的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不断为论者所引用。但他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是否就是前贤习说的重拙大,这一更像是艺术手法、绝非艺术风格或创作方法的论说呢?这就有待于我们去全面地认识。因此,汇辑《蕙风词话》,提供研究者较完备的资料,就不是多馀的了。

一

况周颐初名周仪,避末代皇帝溥仪之讳,改周仪作周颐。字夔笙,有写作葵孙的。习用的号是蕙风。还用过秀庵、秀道人、梦菱、阮庵、玉梅词人、癸生,以及玉梅词隐、蕙风词隐等。编辑《绘芳词》时,托名周夔,补作了前人没有写到的咏美人词。祖籍是湖南宝庆,先人到广西做官,随宦落籍,成为广西临桂人。他刻有一印,铭文是:绿珠红玉是乡亲。绿珠,晋石崇的宠姬,据说是广西博白人。红玉,陈文简的侍儿,埋香于临桂栖霞山。蕙风都认作乡亲,等于介绍了自己的里居。

他是咸丰九年(1859)在临桂出生的,九岁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五年(1879)中举,十四年(1888)赴京应试,做了内阁中书,后来调任了会典馆纂修。1895年,一度去张之洞那儿做过幕僚,领銜江楚编译官书局总纂。戊戌变法后,才真正地离京南下,掌教常州龙城书院,讲学南京师范学堂,受聘端方幕中,治理金石文字。后来充任安徽宁国府盐厘督办,固非所长,也给他的宦游生涯画上句号。武昌起义成功后,旗号变色,无所依托,便迤邐东来,在上海赁屋而居。艰于生计,靠鬻书卖文以维持,并曾为刘承干嘉业堂校书。民国十五年(1926)在穷愁潦倒中去世。

蕙风事功无成,以文章名世,主要成就在词学。

他的词学活动开始得很早。十二岁时,在二姐夫黄家,偶然见

到黄苏评选的《蓼园词选》，爱不释手，以此为“导师”，就与词学结下因缘。此时的蕙风，说不上已窥词学门径，只是入乎其中，涵泳玩索，即使兴会作词，也是侧艳居多，这在他自编的《存梅词》和《新莺词》集中，留下了履痕。进入薇垣，同馆中端木埰、许玉瑒、王鹏运等都是词人，平时倡酬为乐，切磋词艺，给他的词学道路带来重大影响。王鹏运等人主重拙大之说，夙尚体格，蕙风心领神会，词风为之一变，写出了像寒夜闻角《苏武慢》一类的好词，名噪京城。也还间作艳词，曾招来郑叔问的讥诮，而面目已自不同，论者谓有绝重、绝拙、绝大处，远非一般艳词作者所能望其项背。这是他创作中的多产期，先后编成《玉梅词》、《玉梅后词》、《锦钱词》、《蕙风词》、《菱景词》，辑刊《第一生修梅花馆词》，以及光绪中叶与张祥龄、王鹏运联唱的《和珠玉词》等集。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与朱祖谋衡宇相望，过从甚密，酬唱之余，以守律相号召。循拍按声，律已极苛。自说是有作必遵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由至苦而达至乐之境。这显然不是一般词作者必须去追求的。这期间的作品，后来编成《二云词》、《餐樱词》、《菊梦词》。另有《修梅清课》一种，专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而作，以侧艳写沉痛，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也。晚年，蕙风将所作词，严加删汰，刻成自定词《蕙风词》二卷行世。

蕙风的创作道路，自述是得之于良师益友的启迪与帮助，所谓“得力于沅尹（朱祖谋），与得力于半唐（王鹏运）同”（《餐樱词·自序》）并非纯系谦抑之词，起码在创作主张上，蕙风得益良多。王鹏运的重拙大说，朱祖谋的严守律说，都构成了《蕙风词话》的重要内容。这里不抹杀其间的创作个性差异和不同成就。比如王词幼眇沈郁，义隐旨远；宋词隐秀深婉，自然高浑；况词才情藻丽，吐属隽妙。加上郑文焯的词，清华灵秀，郁伊善感，才赢得了晚清“四大词人”的美誉，这是与他们各自的努力分不开的。但今人也不必为盛名所蒙蔽，若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来考察，蕙风的词作，更多的是浅斟低唱，穷

愁抑郁，无关宏旨。即使是晚年的某几篇词作，对现实作了隐约而曲折的反映，依然是寒蝉秋蛩，凄香泣露，远远不能表现那变革的大时代。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蕙风的词学活动不只限于创作。他对历代女词人怀有偏爱，不光是在词话中屡屡为她们正名辨诬，抉幽阐微，还为李清照作《漱玉词笺》，为朱淑真、陈圆圆作《事辑》，广为古今咏美人之作辑成《绘芳词》，写成妇女词话《玉栖述雅》等。徐乃昌有志于辑刻《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蕙风尽出私藏，约占全书之半，并代为校勘，更是嘉惠词林的善举。王鹏运刻成珍本《四印斋所刻词》，蕙风是最得力的助手。嘉兴王文濡拟辑词话，蕙风倾全力促成，以自己所藏，自任选事，王氏只是拆资，刊成《词话丛钞》。至于搜遗补佚，更是不遗余力。身居薇垣，辑成《薇省词钞》。关心乡邦文献，选刻《粤西词见》。一再搜求陈大声的《草堂余意》，西林春的《东海渔歌》等，都留下了嘉话。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留下的丰厚遗产，后人是会铭记的。

严格地说，蕙风最大的贡献，却是他撰述的《蕙风词话》，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众口交誉，朱祖谋直称之为“七百年来无此作”。就此可以想见它在词坛上的地位。

二

陈乃乾在《清名家词》中介绍蕙风时说：“其论词尤工，细入毫芒，发前人所未发。”从细密和富有创见两个方面给《蕙风词话》作了定评。细密的特色，人所同感。读一读词话，那擘肌分理的娓娓细语，使人如坐春风，熨帖而臣服。而习说的况氏重拙大说，是否就是创见呢？其实那是王鹏运所倡导，蕙风只是一个有创造性的阐释者，发明权不归之于蕙风。但他有着独辟蹊径的探索。

这就是他赖以建树理论体系的表现说。

词话卷一开宗明义地说：

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

在宇宙、作者和作品的三者关系中，词人居于主导地位。作品是作者“陶写乎性情”的外在表现或存在模式。宇宙(阴阳)对作者有影响，但不是主宰；它只是服务于作者陶写性情之所需，是经过作者之择取(酌剂)后，将其情感投入或交流后的外部世界。因此，词作是词人(智者)性情的自然流露，或可称为词人的自我表现。

本书《补编》首则说：

则夫词者，君子为己之学也。

一语道破，作词就是为了表现自己。

表现理论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出现，由来已久，获得发展却是宋、元以后的事。说来话长，这里只好打住。必须指出的是：它与我国数千年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是析离的。文学作品不再是以模仿道(自然)或再现自然(道)为职能，作者也不必去原道，征圣，宗经，巧立名目说成是代圣贤立言了，还他本来面目，作者去直抒性灵，自我表现。

蕙风认为，表现自己就牵涉到每一作者所独具的天分、学力、性情、襟抱、禀赋不同，成就各异。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

天分稍次，学而能之者也，及其能之，一也；古今词学名辈，非必皆绝顶聪明也。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厚与雅，相因而成者也，薄则俗矣。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性情与襟抱，非外铄我，我固有之。则夫词者，君子为己之学也。

四者之中，天分、学力重在学；性情、襟抱重在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学养。

学，见功力；养，见风度。

学养在词中的具现：厚、雅、重、拙、大，是为五要。

要求作者能够实现：自厚、自雅、自重、自拙、自大。

他又从破与立两个方面来申述：厚与薄、雅与俗、重与轻、拙与巧、大与纤，两两对举辩证医治，以成就其所成就。

不是笔者妄加推测，蕙风这里列举的五戒：薄、俗、轻、巧、纤，正是他总结了千年来词学创作的通病。

通病是怎样产生的呢？

蕙风的表现理论决定了他不会去追寻社会原因，而是内求于己，病根出在作者对词学认识的不正确。

词被认做诗之余事，看成是小道末技，这是沿袭已久的错误认识，于是出现了清人一次又一次的尊体说的讨论。其中最具有轰动效应的，就是常州派词人张惠言的词与诗赋同流的说法。然而说来说去，始终摆脱不开诗的阴影，总在乞讨中求生活。导致蕙风截断众流，大声疾呼：

（词）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

进一步解释说：

诗余之余，作赢余之余解。……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餘于诗，故曰诗餘。

断然与诗歌划界，自立门楣，分庭抗礼。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就蕙风此说评述：“倚声家自张门面语，善于强词夺理。”所谓“自张门面”，正见蕙风一番苦心，矫千年之弊，为后人之戒。词人不该自暴自弃，自生退屈，应该自珍自重，力争上游。再则词之情文节奏，确实有馀于诗。特别是在具体细致的刻划和抒写深厚微妙的心境意绪方面，有其独擅之处，并不都是“强词夺理”。俗话说，得理不让人。至于是用婉词说服，或强词压服，也就不放在第一位考虑了。

从此，词学不再是诗学的附庸，它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去运行。词人不再因此而志短，郑重下笔，写出一个真正的自我来。

“真”，就成了蕙风词学的批评标准。

三

大凡读过《蕙风词话》的，就会留下鲜明的印象：曾被诸多词话品头论足，快要扯破衣衫的词学大家或名家，在这里却一笔带过，未占主要篇幅；而另一些不大起眼的，或称做没有得到应有地位的词人，施施然走上前台，展现风貌。说得具体些，宋末和金、元词人成为《蕙风词话》评说的重心，也是蕙风的得意之笔。个中的道理，绝非是避开别人嚼过的馍这一解释所能圆通的。

回顾历史，宋末和金元时期，战乱频仍，兵祸连结，民生凋蔽，山河破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激化，这是一个空前动乱的年代。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会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写出时代的乐章。如果认为蕙风也是持此见解，才将宋末、金、元词人推到前台，那就南辕北辙了，蕙风击节赞赏的，只是那些真实流露作者心态的词，充分表现作者心灵历程的词，而不是那些反映民生疾苦，表达人民愿望，体现时代精神，通常称作词史类的作品。其所以词话中大量赏析的都是那些被迫退隐的词人的作品，他们有话不能说，不敢说，而又不得不说，于是情感的宣泄，心绪的表露，就成为蕙风取舍的标准，书中称之为“词心”。

所谓“词心”，也就是真挚之情。

今人特别推崇蕙风对元遗山的分析，揭出“所处不能豪，尤不忍豪”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蕙风之所以引入时代背景，只用以证明作品中流露的是真情，唯其真，才成就其好。而不是今人所说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决定了什么样的思想。恰恰颠倒了主从关系。

从真出发，他表彰了屈大均的沉痛，王夫之的孤忠，那些流露于不自知而又万不得已的抒情小词；也赞美了刘辰翁的“纯任天倪”，以及各种闲适之情的幽趣之作。特地拈出生于承平盛世的贵

胄公子晏小山的《阮郎归》(见卷二),由于宣泄了“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疏狂情绪,流露了“甚不得已”的真情,就被誉为戛戛“独造”。从而可以看出,蕙风所要求于作者的,不管其时代、个性、遭遇如何不同,流露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只要是真情实感就成。这一标准是排斥文学以反映社会生活为职能的功利观念的,它只强调一个抽象的真。

真情固然可贵。是否有真情的词,就一定是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结合的词?结论是否定的。蕙风对待广大女词人群的态度,就是最直白的说明。《续编》卷一说:

评国秀词,无庸以骨干为言,大都嚼蕊吹香,搓酥滴粉云尔。

显然是未臻高格。

那么,蕙风之垂青诸多女词人,能否同于今人惯常说的,妇女身受三重大山的压迫,加上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四条绳索的捆绑,受压迫最深,才给予额外的关顾?这对蕙风来说,亦近乎齐东野语。其实,他悬的以求的依然是一个真字。本书《补编》卷二评浦合双词:“其人其时,情真景真。”又说吴小荷盖性情中人,“有真性情者,为能言情。”依然强调的是真。只是其表现形式和艺术成就不同于身处封建王朝末期的著名词家。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蕙风词话》中没有主观诗人、客观诗人的说法,但“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的观点却不谋而合。蕙风正是持女性词人生长闺中,阅世愈浅,所存真情愈多,而对女性词人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地予以阐幽褒扬。

当我们知道了蕙风所追求的真,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阶级,也不反映艺术上高下之别以后,有必要追寻其文学思想的渊源所自。

中唐以后,世俗地主士大夫阶层的大量涌现,“时代精神已不

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55页）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享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人的心情意绪成为文艺的主题。而宋、元之际的战乱，给人们心理上投下的浓重阴影，又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这一主题。作为情文节奏有馀于诗的词，就成为当时作家传导心曲的重要工具。也就成为蕙风评说的重心。

作为时代灵魂的哲学，从南宋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接踵而至的王阳明圣学，强调自心已足，无须外求；以及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直至袁枚的性灵说，无不提倡以自己本心为主，摒弃外来教条道德的做作。甚至宋、元文人画也是强调“法心源”（汤垕《画鉴》）。小说、戏曲中也出现“情”与“理”的对立，这是一股汹涌的洪流，冲击着后期封建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蕙风的真心说，正是这股思潮在词学中的延伸和发展。他不仅重视宋、元之际的词家，重视生长闺中的女词人，也偏爱儿童的天真。只是儿童的词作未能留传，无可评说。在他晚年，犹为不能再作少年艳词而叹息，以为少年之词，风流自赏，每见性灵，故郑重而自惜，当然是不计其工拙的。从中正可以看出其与前贤的一脉相承之处。

下面再来读一读他在《蕙风词话》卷一中所强调的：

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

真情，而且是万不得已的挚情，鼓荡胸中，汨汨流溢，水到渠成，作者就能充分地表现自我。

生活于清末民初的蕙风，身不由己地受到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冲击，在“真”的花环上，也还用“善”和“美”来装饰它，但核心依然是个“真”字，总离不开老套的封建说教，烙上深深的印痕。

《蕙风词话》的理论体系大概如上所述，但它所包含的内容远

为丰富得多,诸如词心、词境、词体、词笔,以及本事考证等,都有前人不可及的独特而新颖的见解。他沉浸词学数十年,以词人而兼词论家,经历最深,甘苦备尝,从创作的切身体会,上升到词学理论,就富有实践性。虽也不能避开时风的影响,有其必然的局限性,但一些宝贵的经验,依然值得后人去认真总结和提高。

四

蕙风从事词话的撰述,早在光绪年间就已着手。1904年,上海《大陆报》最先刊出《香海棠馆词话》;数年后,在《国粹学报》刊出《玉梅词话》,以后又在《小说月报》连载《餐樱庖词话》。1924年,汇合以上三种词话,稍加董理,写定《蕙风词话》五卷,交付武进赵氏惜阴堂刊行。

《蕙风词话》面世后,一则引发词坛的辩难,再则发现该书未囊括蕙风的所有词论,开始了辑补工作。远在四川双流的刘咸炘,比照连载的《餐樱庖词话》,凡未入录的诸则,一一笔录于刊本《蕙风词话》里页,稿本今藏四川省图书馆。1936年,唐圭璋先生就况氏《阮庵笔记》、《香东漫笔》中,辑出有关论词语,厘为三卷,分期刊载于《艺文杂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蕙风词话》,校订者王幼安,将唐辑三卷并为二卷,以《蕙风词话续编》二卷合原刊五卷为一册发行。1981年,修订《词话丛编》,即据以采入,并逐条加上小标题,以便读者。本书即用作底本,校以惜阴堂原刊本和光绪《阮庵笔记》本,除改正误字外,删其重复一则,变动小标题数条,期与实际内容切合。

蕙风的词论,远不止于如上所述。在其身后,由门弟子出示或整理的,尚有刊于《词学季刊》的《词学讲义》一卷。刊于《之江文学会集刊》的《玉栖述雅》一卷。《词话丛编》只收入后一种。在蕙风生前刊出的《薇省词钞》中,附有零星的《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话》。晚年

蛰居上海，写有大量的随笔札记，散见于各报刊，只就笔者所见到的，就有《眉庐丛话》、《餐樱庖随笔》、《餐樱庖漫笔》、《天春楼漫笔》、《天春楼琐语》、《天春楼胜语》等多种。这类杂书，虽不是词话专著，由于积习说词，不少论词精语，亦旁见间出，珠玑闪烁。今为爬梳辑出，合《蕙风词话》正、续编刊落的和未及入录的论词语，以及有关词学的序跋校记等，重新编次，加上小标题，厘为四卷，定为《蕙风词话补编》，以飨读者。

蕙风托名于其夫人卜娣，所著之《织馀琐述》二卷，其上卷皆论词语，《词学》第五辑曾予揭载。其中部分条目已见于原刊《蕙风词话》，避其重出，合为一卷，是为《蕙风词话外编》，用作蕙风词论研究之助。

当前，出版事业兴旺发达，重印、复印古籍出版物日见其多，各种大型词书也逐步摆上案头。诸如张璋、黄畬编的《全唐五代词》，唐圭璋编的《全宋词》和《全金元词》，现在都容易找到。为节省篇幅，所注词语，不再追寻原始材料，直接从中介绍出处，不再全文征引。或遇意有未尽，酌加疏释，凡有助读者思辨之资料，则以按语申述。个别词集湮没不彰，间有词语难以查考，则注明未详，以待来日补正。读者如有所见，敬请不吝赐教。

书后附录况氏生平志略及其词学著作之有关序跋题记等，供读者参考。另附引用书目，以便读者复按。

蕙风涉猎广漠，识见卓异，厚积薄发，精义纷呈。笔者学殖荒落，见闻寡陋，每读此书，颇多不易通晓之处。今虽勉为之辑注，常感力不从心，固知谬误疏漏，在在难免，尚祈方家有以教之。

屈兴国

1998. 10

目 录

前言.....	(1)
---------	-----

蕙风词话卷一

词非诗馀.....	(3)	作词浅亦非疵	(16)
词非诗之剩义.....	(4)	填词须先求凝重	(16)
作词有三要.....	(6)	学词须按程序	(17)
词重在气格.....	(7)	作词要意不晦意不琢 ...	(18)
宋清人拙处不可及.....	(7)	不可作寒酸语	(19)
词外求词.....	(8)	造句要自然	(20)
无词境即无词心.....	(9)	词不能谐俗	(21)
词忌刻意为曲折	(10)	读词之法	(21)
词忌有字处为曲折	(10)	述所历词境	(22)
词中转折宜圆	(11)	以吾言写吾心	(23)
词不嫌方	(11)	词有不尽之妙	(24)
词不宜过经意	(12)	词之风度	(25)
词宜恰到好处	(13)	作词成就不易	(25)
词不宜琢率	(13)	词无庸钩勒	(26)
真字是词骨	(14)	作词须知暗字诀	(27)
词宜不纤	(15)	名手作词	(28)
词忌一矜字	(15)	词宜守律	(29)

上去声不可忽	(30)	勿学辛吴	(40)
上可代入	(31)	不必学唐五代词	(41)
入声字适用	(31)	北宋人手高眼低	(42)
初学宜联句和韵	(32)	词用诗句 曲用词事	(42)
学词须先读词	(33)	词与曲作法不同	(43)
词意忌复	(33)	明以后词纤庸少骨	(44)
改词之法	(34)	求词词外	(45)
改词须知挪移法	(34)	宋人杂用元、寒、删、先	
词中对偶	(35)	四韵	(46)
起处不宜泛写景	(36)	词不可概人	(47)
作词要句中有意	(37)	校词纷心	(48)
词须选韵	(37)	历代诗馀依调胪列	(49)
虚字叶韵最难	(38)	玉梅后词玲珑四犯	(49)
宋词宜多读多看	(39)	词林正韵最为善本	(50)

蕙风词话卷二

词有穆之一境	(53)	秦少游卓然名家	(60)
花间不易学	(53)	李方叔虞美人	(62)
唐诗与诗近	(54)	东山词融景入情	(62)
晚唐诗有词境	(55)	竹友善言愁	(63)
李德润词极形容之妙 ...	(56)	宋词用衬字	(63)
欧阳炯艳词	(56)	周姜词朴厚	(64)
徐鼎臣诗是词境	(57)	周谢词熨帖入微	(65)
韩持国词深静	(58)	李萧远词轻倩	(66)
晏叔原词序	(58)	廖世美词语淡情深	(66)
小山阮郎归	(59)	何锺之丽句	(67)
东坡青玉案	(60)	顾词袭梅诗	(67)

赵忠简词	(68)	鹤林词	(84)
填词要襟抱	(69)	马子严阮郎归	(84)
竹斋词句	(69)	严仁醉桃源	(85)
曾宏父浣溪沙	(70)	卢申之江城子	(85)
荣湮咏梅	(70)	宋词疵病	(86)
辛词陈诗	(71)	梅溪词	(86)
东浦用冤家	(71)	梅溪用双声叠韵字	(87)
词有理脉可寻	(72)	方壶点绛唇	(87)
陈梦弼和石湖词	(73)	方壶赋梅	(88)
韩南涧霜天晓角	(73)	方壶词能淡而瘦	(88)
巧语不涉纤	(74)	吴庄敏咏梅	(88)
王质江城子	(74)	履斋词	(89)
仲弥性浪淘沙	(74)	吴乐庵咏雪	(89)
程文简寿词	(75)	曾同季赋芍药	(90)
洪文惠盘洲词	(76)	云庄词	(90)
曹冠燕喜词	(76)	牟端明金缕曲	(91)
姚进道箫台公馀词	(77)	龟峰咏西湖酒楼	(91)
魏杞咏梅	(78)	翁五峰摸鱼儿	(92)
刘潜夫风入松	(79)	汪暉康范诗馀	(92)
后村玉楼春	(79)	词衰于元	(93)
赵俞词	(79)	冯深居喜迁莺	(93)
姜白石鹧鸪天	(80)	芸窗喜雪词	(94)
罗子远清平乐	(81)	空同词用王夫人语	(94)
刘改之词	(81)	空同词娟妍	(95)
杨济翁词	(82)	空同词喜炼字	(95)
谢懋杏花天	(83)	杨泽民秋蕊香	(96)
黄几仲竹斋诗馀	(83)	尹梅津咏柳	(96)

陈以庄菩萨蛮	(97)	薛梯飙词工于刷色	(104)
沈约之谒金门	(97)	词意相同	(104)
梦窗厚处难学	(98)	姚成一霜天晓角	(105)
梦窗密处	(98)	雪坡寿词	(105)
梦窗与苏辛殊流同源	(99)	莫子山水龙吟	(106)
草窗词从义山诗脱出 ..	(100)	江致和词	(106)
周济四家词选	(100)	须溪词不可及	(107)
刘伯宠中秋词	(101)	须溪词轻灵婉丽	(108)
李蟪洲词	(102)	李商隐咏落梅	(109)
韩子耕除夕词	(102)	李周隐小重山	(109)
韩子耕词妙在松字	(103)	柴望秋堂诗馀	(110)
得趣居士词	(103)	王易简词	(110)
黄东甫词	(103)	覆瓿词	(111)

蕙风词话卷三

辽懿德回心院词	(115)	党承旨鹧鸪天	(123)
宋金词不同	(117)	董解元哨遍	(124)
完颜珣词	(118)	王黄华小令	(125)
明秀集	(119)	景覃天香	(126)
刘仲尹词	(119)	遗山乐府学闲闲公体 ..	(126)
刘仲尹参涪翁得法	(120)	张信甫蓦山溪	(127)
冯士美江城子	(121)	赵愚轩行香子	(128)
刘无党乌夜啼	(121)	许古行香子	(128)
刘无党锦堂春	(122)	许道真眼儿媚	(129)
辛党并有骨干	(122)	李钦叔赋青梅	(129)
党承旨青玉案	(123)	段复之满江红	(130)
党承旨月上海棠	(123)	段诚之江城子	(130)